



陈 戈 著

飞越天险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7550

电影文学剧本

飞越天险

陈戈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9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为了建設康藏，巩固国防，我人民空軍某部奉命开辟通往康藏的航綫。面临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，优秀的人民空軍赵忠凱和张启良等人发挥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不断地克服困难，終于战胜天險，胜利地完成了試航的任务，創造了英雄的业迹。

剧本描写了开辟航綫的过程。描写了忠于祖国事业、和种种困难作斗争中的主人公赵忠凱的机智、沉着、勇敢的优秀品質，和张启良的勇敢、友爱和自我牺牲精神。

飞 越 天 險

— 陈 戈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开書787×1092公厘 印張2十·插頁1·字數45,000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—8,350册 定阶：0.22元

統一書号：10061·180

統一書号: 10061·180

定 价: 0.22 元

序 幕

一九五零年。

北京，祖国的首都。

天安門广场，祖国的旗帜，五星紅旗迎风飄揚。

碧藍的天空里，鴿群带着哨音飞过天安門金色樓頂。

一对战友出現在玉石桥前，人民空軍飛行員趙忠凱和张启良，这一对从战斗里鍛煉出来的坚强的人，在游覽名胜古迹。

一中队中队长飛行員趙忠凱，二十四五岁光景，中等身材；踏踏實實，處事很穩重，对疑難問題总要作反复的考虑，但当考虑成熟了，就能够当机立断，快刀斬乱麻似的采取决定；不迂腐，也很明快，喜怒不大露在外面，但內心里却充滿着热情；他在陸軍部队里担任过連长，作战勇敢，立过战功；他也担任过連指導員，在战斗中千錘百煉，能掌握原則，能从整体出发来考虑問題。在他身旁走着的是二中队中队长飛行員张启良，約二十三岁，是一个結結實實的小伙子，身段方圓方圓的，象一头猛烈的豹子，粗眉大眼，性情急躁，思想單純，容易激怒，說話干脆利落，快人快語；他曾經是陸軍部队里的一个副連长，是个猛將，在他当排长的时候，在某次战役里，完成了尖刀排的任务，被評为战斗英雄；他在航校学习时也是以勇敢著名，在队上他是第一个放单飞的。

这一对战友并肩走进故宫博物院。

他们在陈列馆里愉快地观赏着伟大祖国的历史遗物——悠久的文物古迹。他们兴奋喜悦地观看着，祖先的劳动创造使他俩崇敬，他俩现出胜利的微笑，他们以生为中国人而骄傲。

他俩走进四川馆、西康馆，看见了丰富的物产、美丽的山河，他们赞叹不已。

他们走进西藏馆。

雄伟的山峰，壮丽的高原，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数不尽的牛羊，勤劳勇敢的藏胞就生活在这里。

麝香、红花、大黄、鹿茸、犀角、皮毛等贵重的产品陈列在玻璃橱里。

他们看着说明，听着解释，对可爱的祖国充满着无限的热爱。

在出口处有三幅大油画。第一幅画着：百多年前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，烧杀掳掠，起而反抗的藏胞被杀害的惨景。第二幅画着：美帝国主义在西藏进行特务活动，藏胞被害的情景。第三幅画着：赶着马车的藏胞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殴打重伤，头破血流。赵忠凯、张启良看着画的内容，眼里充满着怒火。

赵忠凯在意见簿上写下：“帝国主义永远滚出中国去”十一个大字。

张启良在意见簿上写下：“建设西藏，保卫祖国边疆”十一个大字。

他们激动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走出了博物馆。

赵忠凯同张启良出现在天坛阶梯前，他们入神地欣赏着这座美丽的建筑。

赵忠凯、张启良的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周格平从阶梯上走下来。周年約三十岁，給人的印象是精明干練，高高的身材，高顴骨下面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。他正在找寻他們，突然碰上了，他就叫了一声：“赵忠凯，张启良。”

他們向大队长敬礼，走近首长身边。大队长和他們握手后紧接着說：“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，空司来了命令，叫我們立刻就去报到；領 803 号飞机，明天馬上飞回西南去执行任务。”

他們两人一听，很兴奋地立正回答：“是。”

张启良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动，眉飞色舞地說：“大队长，我們是不是去开辟康藏高原的新航綫？”

大队长一听，心里不大高兴，似怒非怒地斥責說：“你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去，执行命令。”

“是。”他們敬礼后急急的离开大队长走去。刚一轉身，张启良对着赵忠凯做了个鬼脸，赵忠凯搗了他一下，两人飞跑而去。

大队长望着他們的背影，高兴地笑了。

康藏高原，世界的屋脊。

雄伟的高峰，巍然屹立，直冲九霄。

嶙峋的群山相接，一群一群地向天边伸展。

无数險峻的山巒，象尖刀指向天空。

海洋一样的浓云密雾弥漫在山間，云海里朦朧地露出披
着白色头巾的大小山峰。这崇山峻岭活象千万头无比巨大的
凶猛怪兽，被囚在大地上。

从云雾里隱約传来飞机的马达声——慢慢地看見一架飞机在云雾中盘旋，它正在試航飞行。它刚从密云里鑽出来，
随又被隱沒了，它小心地飞行着——高原上空瞬息万变，突

然雷电交加，它受了包围，一声霹靂，飞机震蕩了，傾斜了，它失去了控制，盲目地向前飞行，迷蒙中突然出现一座山峰，机翼躲避不及，触到山峰上，随即折損，飞机向山下跌落，接着打了两个轉，挣扎了一下，发出恐怖的嚎叫，机头朝下象箭一般地向地面墜落，拖着一条白綫，就一头栽到群山之間，毀灭了。

又一架飞机在高原上空飞行。巨风刮来了大雪，一卷卷的黑云，带着雪球、冰块向飞机扑来，它的左螺旋桨停車了，在风、雪、冰的夹击下，操縱失灵，它側着机身下墜，撞到山巔粉碎了。

又一架飞机在高原上空恶劣的大气流里挣扎着，急剧地下跌，随又被上升气流抛起，上下几百尺地顛簸着，紧接着馬达失灵，“碰”“碰”“碰”放出連珠炮似的黑烟，机身有如中了炮弹受了重伤似的打着轉，忽然碰到雪山上，发出巨大的爆炸声，飞机解体了，燃烧了，一陣爆炸之后，残骸紛紛落到山麓，这时我們才看清了机身上的徽章——这是美蔣匪帮的飞机。

一切都沉寂了。

紧接着，飞机的残骸在画面上变成了一张放大的照片，照片因年代久远有些模糊了，但还能清楚地看出飞机的形状同美蔣匪帮的徽章来。

画面向后移动，人們才看見这张照片是拿在人民空軍某部航行处处长的手里。他举起照片，微笑地說：“这是十年前的事了……”他站在一张长會議桌前，桌的周围坐了七八个干部。这是一間不大的會議室。

西南空軍的某團長站在離桌子四五步遠的地方。他大約四十來歲，身體很結實，但微微顯得有點發胖。他沉着安靜地低頭聽着航行處長的講話。

一大隊隊長兼政治委員周格平。坐在航行處長的身旁，在專注地翻着一份材料。

桌旁還圍坐着參謀、機械主任、通訊主任等五六人。

這是一間較大的會議室，臨時布置了許多材料，牆上釘着長幅的紅布條，布條正中貼着：“飛越康藏高原的有关材料”等字樣，下面貼滿了地圖、照片、文字介紹等。

室內另一角辟了一欄，寫着：“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，美帝試航高原失敗的材料”字樣，牆壁上有表格、統計、照片、電文等。室內正中的桌上還放有書籍、雜誌之類的中英文字材料。總之，室內材料很豐富，看去就知道是下了許多功夫才從各地搜集來的。

航行處長繼續說：“一九四零年美帝國主義為了擴大對中國的侵略，在戰略上他們需要一條戰爭的輸血管，就想在中國的西南開辟一條航綫。”他一面說，一面站起來走到牆壁的地圖前，拿起一根竹棍指划路綫，人們也陸續地站起圍過來。航行處長接着說：“他們訂了計劃，想在聳立着喜瑪拉雅山的康藏高原上，開辟一條通向國外去的新航綫——但是試航了多次，結果呢，飛機撞碎了幾架，始終沒飛過去，他們沒信心了，也不願再找這個麻煩；他們就兜一個大圈子，只得繞駝峰這樣飛行。”說着他就在地圖上指划他所講的路綫，接着他又着重地說：“他們認為康藏高原是无法超越的，所以他們就把這一地區，划為世界的‘航空禁區’。”

他在地圖上又指划出一個大圈，然後放下竹棍說：“我們了解到的1940年的情況就是這樣，搜集到的材料也都在这儿啦。”他指了指周圍陳列的材料，就結束了他的講話。

团长慢慢地走到地图前，望望地图，又回头望望大家，笑了笑说：“帝国主义的侵略被我们打垮了，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，我们就别管它了。他们制造的神话，我们也不相信，所谓“航空禁区”也吓不倒我们，为了建设康藏，给康藏同胞带来幸福和繁荣；为了保卫祖国、巩固国防，我们要坚决的开辟这条航线，完成上级给我们的任务。”他望了望周格平说：“周格平同志，你们一大队有信心完成吗？”

周格平坚决地回答：“有信心完成任务！”

团长又问：“你们是怎样安排的？”

周格平起立回答：“我们立刻派出气象组到高原上建立气象站，争取一月内开始试航。……”

团长点点头说：“好哇，如果能提前就更好哇，……”

祖国的西南，川西某地。离飞机场不远的马路上。

火红的太阳高悬在头顶，蝉在树枝上发出刺耳的叫声，西北的天空上布满了乌黑的云层，象裹在棉花团里的雷声闷沉沉地在高空滚动。夏季的降雨倾倒一样地洒下来了。

骤雨随着暴风倾泻到大地上，太阳没完全被乌云遮盖，它还能放射出浅淡的光芒。大颗的雨点打在芭蕉叶上，发出不规律的声音，竹林也卷在大风的浪头里倒向东，又倒向西。

一辆摩托车冒着大风雨在马路上飞速前进。赵忠凯坐在前座，驾驶着摩托车，张启良坐在后座，摩托车穿过竹丛，通过稻田，通过橘子林，往前走。

张启良嫌赵忠凯开的太慢，他催促着：“快，快，徐瑞他们快出发了。”

赵忠凯还是以原来的速度前进，张启良急叫：“停下，

停下！”赵忠凯不停車，张启良用拳头擂赵忠凯的脊背，赵忠凯只得把車停下，张启良猛的跳下，把赵忠凯拖下来，自己坐在前座，讓赵忠凯坐在后座，開車前进。张启良开足了馬力，風馳电掣般前进。

张启良在风雨的吹打下面笑着说：“真够味哪！”

赵忠凯警惕地说：“开慢点！”

张启良高兴地說：“回去晚了，你們就見不到面了。”
摩托車在风雨里疾駛狂奔。

赵忠凯說：“下雨天別太猛了。”

张启良仍不在乎地说：“瞧，飞机还得听咱們使喚哩，还摆弄不了这玩艺！”

一条小沟横躺在公路上，雨水从沟中流过，摩托車快速越过，猛力一跳，車身傾倒，张启良急速把車搬正，車身象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一样更猛烈地一撞，把赵忠凯甩下車来，他敏捷地用手撑在地上，身体才沒倒下，但手掌上抹了不少的稀泥。同时传来了摩托車的声音，它象一只猛兽，受了重伤似的发出怪叫，它横冲直撞地乱窜了一陣，最后“突，突，突”又挣扎了几下，就沒声音了。

赵忠凯站起来一看，离他一丈多远的地方，摩托車前輪陷在稻田里，后輪在馬路上，张启良很狼狽地歪戴着帽子，哭笑不得地坐在車上，累得直喘气，他正在为难怎样下車来。

赵忠凯急忙跑过来問：“撑着沒有？”张启良摇摇头，赵忠凯隨即伸手把张启良扶到田埂上来，他手上的稀泥又抹到张启良的手上。

两人把車拖到岸上来，車子坏了，发不动了。赵忠凯說：“完了。”

一刹那風停雨住，太阳光又增强了，树木停止了摆动，

撕破了的浸着雨水的芭蕉叶，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闪闪发光。

张启良满肚子不高兴说：“这鬼天气，一会儿下雨，一会又出太阳。”

赵忠凯说：“这是小小的给你点颜色看，高原上的气候更是千变万化。”

张启良急的搔头，他望望车又望望前面的路程，在视线所及的地方出现了飞机场，他突然得救似的说：“离家不远了，你先回去。”赵忠凯正犹豫，张启良不由分说地推他走：“去吧，去吧，快！快！你爱人快出发了，你先走吧。”他连推带打地催着，“鬼家伙，快走，要不我就揍人啦。”

赵忠凯被弄的没办法，只得往前走。张启良高声喊：“跑步——走！”赵忠凯这才往家跑去了。

二

女同志的集体宿舍。

室内有四个床位，雪白的床单，被子迭的方方正正的。室内布置朴素整齐，大方美观。

气象员徐瑞，二十来岁，身材高高大大的，宽宽的肩膀，红润的脸膛，看起来很象个出色的运动员，她说话的声音宏亮干脆，性情刚毅，她是个粗线条的人，但容貌非常美丽。她在她的床上打行李背包。

报务员郭明月，是个十七岁的姑娘，红胖胖的圆脸上，带着几分孩子气，单纯质朴。她帮着徐瑞把行李打好了，就望着徐瑞说：“徐大姐，我真想跟你到高原上去。”

徐瑞喜爱地望着她说：“家里的工作也很重要。”

郭明月留恋地说：“我真舍不得离开你。”

徐瑞：“别孩子气了，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。”她把一

口小皮箱提起交給她說：“請你替我保存一下。”

郭明月接到手里取笑說：“應該叫趙中隊長保存。”

徐瑞舉手要打，假作生氣地說：“你也開我的玩笑。”

郭明月躲開了，提着箱子放到她自己的床下。

趙忠凱氣喘呼呼地推門進來，抱歉地說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來晚了。”

郭明月打趣地說：“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呀？”

趙忠凱一本正經地申明：“開完會，就往回趕。”

郭明月往外走，趙忠凱說：“你往哪兒去？”

郭明月調皮地說：“趕快抓緊時間說句知心話吧。”她朝趙忠、凱徐瑞做了個鬼臉，就跑出門去了。

趙忠凱環視室內，看見行李都收拾停當了，心里很過意不去，想替徐瑞做點什么，就忙手忙腳地提上背包，拿起牙具袋往外走。徐瑞看見他急匆匆的樣子，笑了，問他：“干什么？”

趙忠凱說：“裝車呀！”

徐瑞說：“還早哩，下午才走！”

趙忠凱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徐瑞說：“臨時改期了。”

趙忠凱這才松了口氣，放下箱子，高興地笑了笑。

徐瑞見他滿頭大汗說：“看你滿頭的汗。”她隨手從桌上水壺里倒了杯水放在趙忠凱面前。

趙忠凱一面摸出手巾擦汗，一面拿起杯子喝水。他們互相望了望，心里都有許多話想要講。

徐瑞說：“到外面走走去。”

三

淡藍的天空，朵朵的白云紋絲不動，一眼望不盡的金色

的油菜花，象錦織的地毯鋪蓋在大地上，蜜蜂鼓着翅膀，腿上粘滿花粉，嗡嗡地忙碌着。銀色的教練機在機場上空平穩地飛行，馬達聲忽高忽低地在空中震蕩。

趙忠凱同徐瑞在金色的海浪里慢步走着。

趙忠凱從懷里摸出一個小玩藝遞給徐瑞，徐瑞接到手里問：“薄荷錠？給我干嗎？”

趙忠凱關切地說：“高原上有瘴氣，帶上薄荷錠就能預防，經常聞聞就不會嘔吐。”

徐瑞輕輕一笑：“你把高原想象的太可怕了。”

趙忠凱也輕輕一笑：“女同志能走到高原就是勝利。”

徐瑞嘿嘿一笑說：“你是遠行來的，還是吓唬我來的？”

趙忠凱較認真地說：“我是提醒你，希望你作充分的精神準備。”

徐瑞深深地點頭，肯定對方的意見，她說：“地上的困難總能克服，我担心的倒是你們天上的困難。”

趙忠凱也默默地點了點頭。

四

一條彎曲的小河，沿着竹叢在金色的田地里穿流而去。河水清冽見底，淺灘里的流水打着亂石，閃着銀色的光芒。几棵倒垂的楊柳，嫩綠的枝條輕點着流水。

趙忠凱同徐瑞并着肩慢慢地走到小河边，望了望天邊的白云和河里的流水。

他們兩人肩并肩，很親熱地坐在柳樹根上，還在談什麼。

五

張啟良推着摩托車，滿頭大汗，兩手抹着泥土，吃力

地走进大門。他高声地叫了声“徐瑞”，把車停在院子当中。

张启良走进院子里来了，他輕快地走到徐瑞的房前，用力推門，門被推开了，里面空空的，他想了想，心里明白了，就跑向院子外面去了。

张启良跑到河边，他没喊，只是慢慢地寻找，他突然一眼望到河边赵忠凱同徐瑞坐在树根上談話。他抬起头来，滿意地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意思是說：这正是他辛苦了半天所希望于朋友的，他象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似的，松了口气。

太阳当頂，他感到悶热，用手擦汗，才发现他双手上还抹着污泥，他跑到河边洗手、洗脸，清凉的水使他很高兴，就脫去衣服，穿着短褲跳进河里洗澡去了。

六

当天下午一时半，在气象处門前的場子上，停着三輛汽車，每輛車上都插着杆小紅旗，上面写着“高原气象站第一組”“第二組”“第三組”大小字样。

人們正往車上搬东西，郭明月在帮徐瑞搬行李。赵忠凱、张启良也在帮着搬器材上車。所有的气象設備和各人的行李都上車了。

、团长、大队长、气象处首长也来关照、送行。

交談、嘱咐、相互的关照、握手告別、首长的叮嚀，異常熱鬧。

空軍报社記者也来了，他拿着照象机，急急地抓紧时机跑来跑去拍照，时而远、时而近地照着。

在徐瑞他們第三組的这輛汽車刚装好东西，徐瑞他們刚上車的时候，記者对准了鏡頭，叫了声“注意”，众人往他

的方向一看，他就照了一张照片。記者高兴地点了点头，笑着又跑到另一輛汽車前去了。

汽車发动了。

送行的人揮手、揮帽、搖手巾告別，同時還說：

“快發報回來呀！”

“祝你們勝利的到達高原！”

張啟良對徐瑞說：

“等你們發報回來，我們才能起飛呀！”

趙忠凱對徐瑞：“當心身體！”

徐瑞回答：“放心吧！”

三輛汽車慢慢地開動了，遠去了，先後隱沒在大樹後面。

趙忠凱還呆呆地望着前方，張啟良走近趙忠凱說：

“喂，伙計，舍不得嗎？”

趙忠凱笑着猛地給張啟良一拳，張啟良呵呵地直樂，這里充滿着深厚的革命友情。

七

起伏的山崖鋪蓋着厚厚的耀眼的冰雪，凜冽刺骨的寒風，吹起了冰山上的雪粉，迷蒙中太陽變得更暗淡了。

五千公尺的高山，大風忽喇喇地刮着。

高原氣象站第三組在高山腳下雪地里掙扎着前進。兩匹牦牛馱着糧食同行李，徐瑞在前，小組長殿後，中間走着三個女同志，男同志照顧着牦牛；他們都背着電台、器材、包裹等，每個人都穿戴着皮衣帽，但眼眉睫毛上都結了霜，活象白发老人，他們在沒膝的雪地里前進。組長扶着別人往前走，徐瑞拉着一個女同志走着。——他們一步一點頭，一步一個雪坑往前進。

八

一間能容納數百人的小禮堂。禮堂里坐滿了空地勤人員，師長正在主席台上作動員講話。時間是上午九時，禮堂外正下着大雨。

人民解放軍空軍某師師長，大約四十來歲，身體結實，但微微顯得有點發胖，沉着有力地講着話。

一大隊隊長兼政治委員周格平坐在第二排的椅子上注意地聽着報告。

趙忠凱、張啟良坐在大隊長身後第三排椅子上，他們充滿興奮、激動的情緒，聽着報告。

航醫室主任陳尤里，將近五十歲的人，戴着眼鏡，他性格倔強，但很猶豫，他注意地聽着報告，微微地皺了皺眉頭，他內心有些激動和不安，他曾在美蔣匪幫的空軍里作過事，他很擔心這次試航，根據他的經驗，覺得這次試航恐怕很難成功。他看了看坐在他身旁的女兒——護士長余金一眼，但他女兒沒注意他，她被講話吸引住了。

師長繼續說：“……開辟高原航綫的任務，是艱巨而光榮的。康藏高原，有世界屋脊之稱，要在高原天險上飛行是相當困難的。為了建設康藏，鞏固國防，為了祖國美好的未來，上級號召我們每一個同志要以愛國主義的精神，機智勇敢，不斷的克服困難，戰勝天險，創造英雄的奇蹟，爭取為祖國立功……”緊接着是一片熱烈的掌聲。

九

大隊部辦公室。陽光透過兩排大的玻璃窗戶照射進來，办公室里顯得格外明朗敞亮。正面靠牆安放辦公桌，桌上有三台電話機，靠左是一張能容納十二個人開會的會議桌，兩